天风琴社扛起重庆抗战雅乐文脉

抗战时期重庆琴人有两大窝子：一是张孟虚的“槐庵”，另一处是杨少五的天风琴社

“古琴新音”系列之5

抗战时期重庆琴人有两大窝子：一是张孟虚位于市中区放牛巷的“槐庵”，另一处在杨少五南纪门凤凰台1号“清白家风”家院中。两处雅集，琴声悠悠，传承了重庆十分珍稀的雅乐文脉。三峡博物馆研究员唐冶泽如今每谈及此，仍十分神往。

1946年天风琴社成立一周年纪念照：前排：左一杨少五、右一徐元白、右二杨少五夫人魏氏、右三杨清如（杨少五之女）；二排：左二高罗佩、左三冯玉祥、左四于右任；后排右一杨次乾（杨少五大儿子）。

琴社

重庆自古以来是水码头，多下里巴人而少阳春白雪，人民“多在山岗，少在书房”，但雅乐文脉仍在水流沙坝之间潜滋暗长。现今可考的重庆第一代琴人，是梁平双桂堂第十代方丈竹禅和尚，中国古琴十大名曲《忆故人》就出自他手（本专栏曾作报道）。抗战时，从1937年到1945年，在重庆大轰炸的声音中，琴人们仍先后结“七弦琴社”、“二香琴社”、“天风琴社”以自守，当时重庆《大公报》有社论《他们在天下扔炸弹，我们在地上割稻子》，琴人们也是这样：小日本在天上炸他的，我在地上弹我的。这就叫天风！

在琴社中影响最大的“天风”，由本地琴家杨少五和浙派古琴大师徐元白共同发起，社员除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冯玉祥这样的社会名流，还包括高罗佩这样的荷兰外交官。据记载，高罗佩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杨少五家，有时晚上就住在杨少五的书房内。

天风琴社何时成立？唐冶泽据《大汉学家高罗佩传》一书中高罗佩一段日记，考证出是在1945年2月25日，农历乙酉年（民国三十四年）元月十三日。而“天风琴社”成立的地点，则是在杨少五城里的家——南纪门凤凰台1号“清白家风”。

为何琴社名“天风”？杨少五孙子杨生平先生说：“我们祖上开的钱庄叫‘天顺祥’，我们杨家老院大朝门的牌匾上刻着“清白家风”，爷爷取两个的头尾，合起来，就是‘天风’”。

而唐冶泽自有另一种解读：至于“天风”一名，有人谓得之于杨少五宅名“清白家风”。但“家风”与“天风”很难拉得上关系。其实天风之名，出自《周易》六十四卦之姤卦，其卦形为巽下乾上，乾为天，巽为风，故称为“天风姤”。姤卦表明天风和畅，万物繁盛。因此“天风”一名包含了抗战背景下的琴家们对和平正义与国家繁荣强大的期望之情。同时，“天风”又可形容琴声如天外风声般的空灵、悠远、清扬，还有那么一点神秘肃穆，因此用作琴社名称是再合适不过了。

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天风琴社的外地成员纷纷还乡，琴社清减，但并未解散。唐冶泽说：“我们馆藏有一张清琴，池腹内有‘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岁次丁亥仲春月，四川重庆杨少五重修于天风琴社’的题记，说明至少到1947年3月前后，天风琴社仍在活动。”

杨二爷

杨少五孙子杨生平先生现在对爷爷的记忆，跟琴有关。“爷爷的琴都挂在墙上，有一个琴灰扑扑的，我就去擦，爷爷说，三毛，你要注意哟，不要碰坏了，这是宋代的琴哟。他说的这个琴，就是现在三峡博物馆的‘松石间意’。”

爷爷杨少五在辗转各种大杂院的生活环境，仍坚持弹琴。“有时他就在大杂院的小天井弹琴，还要焚香，有次还有一个道士来听”。

杨生平说：“我的曾祖父叫杨庭五，巴县人。当时家里的房子叫杨家花园，就是现在龙湖花园一带。曾祖父早年当过重庆商会会长，开过钱庄，投资民生银行、商业银行等多处实业，是相当有实力的实业家和金融家，也是儒商，文化修养很高，对历史、中医、书法等都有研究，酷爱收藏，能弹古琴。”

杨庭五的家风、家产和琴艺，都传给儿子杨少五。解放前杨少五曾参加过一个流行于四川等地的会道门“中和道”，1955年，定为“反革命犯”被捕。1956年1月13日由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没收“家中尚存有历史文物多件”的财产。

“杨少五，你出来，有点事情找你，”1955年3月13日半夜，有人敲门，杨生平回忆说，“当时我们已住在厚慈街86号，敲门我没有听到，是后来听妈妈说的。我看见爷爷的时候，他正在一张纸上签字，然后被戴上手铐，就走了。后来才晓得，那张纸，估计是逮捕证。”

杨生平还记得，第二天，一辆6轮军用卡车开到街沿口，下来很多人，“妈妈后来说，来的人里面，还有博物馆的，拉走了爷爷所藏的文物，包括近20张古琴、瓷器、玉器、古书、铜器，据说里面还有苏东坡的一个长卷。后来爷爷提前出狱，其中可能也有收藏这些文物有功的原因”。

1957年5月30日，市中院又以“本院适用法律有错误”、“原判被告有期徒刑14年实属过重，特改判被告徒刑5年”。坐牢三年半后，因病保外就医，杨少五1958年下半年出狱，1959年12月31日过世。

那天的情景杨生平至今记忆犹新，老泪纵横：“当时我们住在凤凰台25号，我和爷爷住一间房，头晚，爷爷咳得很凶，喊我说，三毛，给我倒点水，我想喝点水。第二天一早我就去附近的四十中上学去了，中午放学回来，爷爷已死了。埋在何处，也不晓得。爷爷脾气好，为人善良，琴艺医道均通，常为穷人号脉诊病、施药送饭，不收钱，周围团转的人，都叫他杨二爷。”

杨少五之孙杨生平

家事

杨家三代单传，杨生平的爸爸杨次乾比爷爷还早逝好多年。杨次乾本来在川大华医学院读书，读了一年，杨少五就叫他回来打理家族生意，但时代剧变，生意已经不好做了，1951年43岁就病逝了。杨生平说：“爸爸经常从上海回来，带玩具给我们，大哥是一把可以打纸火的手枪，我的是一个可以上发条的鱼，二哥是一辆上发条的坦克。”

大哥杨生道是长房长孙，深得杨少五喜爱，经常牵起他的小手照相。“当时父亲有一架德国产的莱卡相机，经常给我们照相，还有冯玉祥和于右任牵起大哥照的相。但文革时，被抄家的红卫兵堆在院子里，一把火烧了。”

大哥还记得：于右任和冯玉祥都不会弹琴，但那个洋人高罗佩会弹。于右任是大胡子，写很大很草的字，写了就留在家里；冯玉祥每次来家里，都有一个班的兵跟到他，他们就坐在厢房边的椅子上；冯玉祥一来，趁人多，就动员大家捐款抗战。

家里琴声越来越少，房子也越住越小。凤凰台1号“清白家风”大院（现南纪门法院旁边小巷内停车场）雕梁画栋，房屋众多，1950年土改没收，住进了印制二厂职工80家人。“1950年从凤凰台1号搬到厚慈街86号，三间屋，大哥跟爷爷住一间；1958年搬到凤凰台25号，两间屋；后来搬到凤凰台60号，只有一间屋；1968年最后搬到中山三路150号3楼302室，只有14平米一间屋了，好在儿女都长大出去了，妈妈一人住也够了。妈妈1979年病逝。爸爸和爷爷去世后，家里就没有成年男丁了，全靠妈妈一个人把我们6个娃儿拖大。”

杨家后代都在困境中坚强成长。“大哥和大姐是文革前读的书，还好一些，大哥毕业于重师，现年72岁；姐姐川大化学系毕业后，分到贵州大学教书。从二哥开始到我，因为出身不好，考起学校也去不成。我1960年四十中毕业考上一所中专，没去成”。杨生平只得和班上一个右派的儿子欧治渝（后为重庆出版社编辑，知名画家）分到长寿湖安顺寨农场，后辗转南桐矿区九锅菁农场，最后在白市驿农科所退休。

2010年5月28日，杨生平将家藏“仲令”古琴一张、杨宗稷琴谱三卷、《梅庵琴谱》一册捐献给三峡博物馆，他觉得，跟祖父的20多张古琴一样，这里是这些东西最好的归宿。得知三峡博物馆将在一楼大厅内立一块石碑，祖父杨少五和那些对三峡博物馆和文博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名字将永远刻于石碑上，以兹纪念和感谢，他更高兴了，就像谈起外孙邓重阳去年从六中考入清华大学时一样高兴。

现在家里客厅沙发边码着两口清代木胎羊皮红漆大箱，当成搁电话的台子。打开一看，里面放着家藏最后的宝贝：四本线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卷、一尊高32cm可能是汉代的击鼓说唱铜人、一个红木镶螺钿镜框的孙中山瓷板标准像。他说：“铜人和瓷板像，博物馆如果看得起，我也可以捐。”

少五去后，其女清如继续抚琴，下周四“古琴新音”第六期我们再说。

文/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图/杨生平 三峡博物馆